

◇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苏轼的诗文书画,名重千古,令后世的我们心追手摹,神往不已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苏轼不仅学识丰赡,才情洋溢,而且胃口奇佳,热衷美食。我有时多读两页书就会搞得食欲全无,因此特别佩服好吃善饮之辈。

苏轼的酒量似乎并不好,“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,今亦能三蕉叶矣!”所谓三蕉叶,无非是浅浅三小杯,更何况宋朝的酒度数并不高,好在东坡精通猪肉,虽未见其在珍馐野味上有什么创造,但我仍然佩服他。譬如他的一首《猪肉颂》:“净洗铛,少著水,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黄州好猪肉,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,饮得自家君莫管。”这通俗明白的解说,实乃文字的一种化境。只有学识渊博的通人,大明白人,才能写出这般澄澈晶莹而又内涵丰厚的诗句。很难想象,其时的苏轼,正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

二战后的香港,食档主人将固定摊位的大号招牌裱装悬挂,所以得名“牌档”。“牌”与“排”同音,被误写后传入内地,于是就有了“排档”之名。夜排档都开在路边,所以,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,夜排档不卫生。记忆中的夜排档也确实如此,几个摊头,几张小桌摆在路边,周边的环境也确实不怎样。

但如今,出门旅游时,用手机app寻找当地接地气的美食,会发现,人气高的大多是夜排档。吃过几次后发现,夜排档的特征还算统一:味重但鲜美,绝不是家里能烧出来的味道。但通常旅游结束,我也就和夜排档说拜拜了。直到最近有一次心血来潮。那天,老公有事晚归,他刚到家,我就闻到一阵诱人的食物香味,原来他带回了家附近“好吃的”夜排档。尝了一口,这炒河粉鲜辣俱全,勾起了我一肚子馋虫。没想到的是,这扑鼻的香味居然还把刚刚睡着的女儿也馋了起来,硬缠着我们给她也尝一口。因为太晚了,我克制住食欲,尝了味道后,留到第二天早饭再吃。第二天一早,女儿居然也还惦记着前一晚深夜给她尝的那口美味。更没想到的是,一向

《寒食帖》,我至少临了百遍,可总觉得未得要领。我的执着被《寒食帖》的精妙所稀释。苏东坡说:“吾书虽不甚佳,然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,是快也。”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新意在哪里,又是如何不践古人。

某夜,窗外风雨交加,寒气袭人,不免拿起《寒食帖》。

在黄州,为了生计,苏轼亲自开垦荒地,一晃三年,“日炙风吹面如墨”。他不学隐士那一套,自视清高,看破红尘。对于艰难困苦,嘻嘻哈哈,“形容似丧家狗,未肯弭耳争投骨。”天地不仁,1082年的寒食节这天,风雨肆虐,江水高涨,海棠花瓣像雪花一样,碾作泥土化作尘;苏东坡住的破屋如一粒斑驳的小舟,在风雨中飘摇。他又冷又饿;破灶里煮的是寒菜,打湿的芦苇勉强烧着,烟火熏得眼泪直流;屋外,乌鸦衔着坟头烧剩的纸灰,飞来飞去。这组意象,寂寥、悲凉、苦涩,幽咽回旋,苍劲沉郁。于是,苏轼所有的孤独、凄苦、倔强与旷达,通过手中那支笔,暗夜潮水般奔袭而来——我似有所悟。

《寒食帖》的字形并不漂亮,有些

东坡肉

黄州,处于人生的低潮期,其生活之艰难,甚至到了只求一饱的地步。

有个房梁挂钱的故事,足可反映苏轼这一时期生活的困窘:因家境拮据,苏轼与妻子王闰之商定,每月初一,将家中以往之积蓄,拿出4500文钱,分为30串,挂在房梁上。每天早上用叉子挑下一串,作为全家近20口人的用度。倘若当天没用完还剩余钱,就另存到一个备用的大竹筒里积攒起来,以待有客造访时添补其不足。但即便这般精打细算,“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”,也就是只能再维持支撑一年多。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,他向郡里申请到了数十亩过去用以练兵的荒凉坡地,开垦后种上庄稼树木,又筑屋五间,名之曰“雪堂”。因其地在黄州东门外,和白居易当年在忠州刺史任上曾种植花木的

东坡相似,作为白居易的隔代拥趸,苏轼就把这块坡地命名为东坡,后来干脆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东坡躬耕,带给苏轼无穷的情趣与精神慰藉,加之渐有收获,日子这才有了起色。

许多人都知道,孔夫子于饮食之道,颇为讲究,所谓“鱼馁、肉败、割不正,不食”。我敢肯定苏东坡是很崇拜孔夫子的,东坡肉的方正就是很好的证明。说来惭愧,我是在20多岁来到杭州之后,这才第一次吃到东坡肉。后来读了一些书,大致懂得烧制东坡肉,要用带皮的猪肉,多加酒,少添水。先把切成方块的猪肉,摆在柳条算垫底的大砂锅中,烧至六七成酥,然后分装到小瓷罐内,用皮纸密封罐口,入笼蒸半小时,使肉彻底酥烂。东坡肉给人的感觉,绝无半点小家子气,豪迈、慷慨,和坡仙率直豁达而又不失幽默的性格极相吻合。每次吃东坡肉,我的脑海中大气磅礴的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,都会情不自禁地一闪而过。

寻找夜排档

提倡健康饮食的老爸老妈品尝后,也觉得这美味货真价实。

既然如此,那夜排档上的其他美味,我也想尝尝了,据说还有炒面和炒饭,只是一般晚上10点后,这几个流动排档才来,三四个摊位,有卖炒菜的,有卖烧烤的,但我们更钟情于那个卖炒饭炒面的摊。夜排档的“设施”也齐全,一辆三轮车上载着锅碗瓢盆、主食、配菜和调料,三轮车旁搭个简易的棚,旁边再摆几套桌椅。

经不住馋和缠,没过几天,我们就又出门去找夜排档了。这次吃的炒面,味道依旧诱人。后来,我们还尝了炒饭。夜排档急火快炒出来的味道,的确是家里烧不出的。但夜排档只能偶尔尝尝味道。老妈给予的最高评价是:“这个排档炒饭用的是猪油,饭和料都足,价廉物美!”

又过了一阵,突然一天,女儿念叨起了夜排档。确实好久没吃了,那晚10点,我照旧在窗口眺望,准备看到出摊,

就派老公去买。可奇怪的是,一连几天的左等右盼,都没再看到摆摊。忽然想起,前几天,偶然一次似乎看到那条路上停了一辆城管的车,怕是流动排档被取缔了。要再尝到美味,看来有难度了。

前几天,带女儿去拍生日照,在一大商场里看到了有家卖炒饭的店,那里的厨房和店堂用了玻璃隔断,顾客可以看着大师傅炒饭。驻足留意了一下,发现居然是那种急火快炒的排档式炒饭。还犹豫什么?买!结果味道是亲民的,但因为是正规军,价格却翻了几倍,量也没有夜排档的足。

那晚,我决定派老公再去找夜排档。听老公说,那晚他走了快2公里路,终于在一条小马路上找到了一位“炒饭西施”。依旧是亲民的价格,鲜辣的味道加十足的饭量……熟悉的滋味回来了。

其实,从现代文明、健康生活的角度看,“小吃摊游击队”式夜排档,确实有些不文明,但三丝炒面、干炒牛河、西施炒饭、再来几个小炒,边吃边唠嗑,与三五好友一起度过漫长的夜晚,这种市井美味,能不让人久久回味?夜排档承载着温度与情感,寻找夜排档,寻找的就是那份朴实与亲近。

又仿佛是苏轼人生中一声悠长的叹息。叹息的背后,是平静如水,文心剔透。《寒食帖》中有两个放大的字,一个是“灶”,一个是“穷”。常言道,看灶知穷富。苏东坡没有薪水,一大家十几口人,常常食不果腹。在自然的无常里,他深深体验到命运的无常。

《寒食帖》有两个错字:子与雨。苏东坡没有像颜真卿那样涂涂抹抹,他根本就不介意,只是打几个点告知一下,这也正是他为人随性的一面。

十八年后,这幅《寒食帖》辗转到了黄庭坚手中,黄山谷激动不已,欣然命笔题跋。大赞苏诗已超李白,书法兼有颜真卿、柳凝式、李西台笔意。苏黄二人亦师亦友,曾相互善意讥诮对方的书法:一个是石压蛤蟆,一个是死蛇挂树。皆成趣谈。苏宗晋唐,黄追汉魏;苏才浩瀚,黄思邃密;苏书势横,黄书势纵,是后人的审美共识。

苏东坡将书法提升到书写生命情绪的层次,让书法赋予与人生感悟同弦共振的意义,实现书法的再次超越。谁将是下一个解放思想的书法超越者呢?

夜读《寒食帖》

笔画与字,还有点古怪,甚至可以说是败笔。但通篇跌宕起伏,错落多姿,一气呵成,如行云流水。此帖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,不在于书法技巧,世人欣赏的是书家无与伦比的人生格局及由此观照的书法意境。苏书取法溯源乃在颜真卿。颜鲁公亦书有一幅《寒食帖》,奔放豪迈,疏密有致,肆意挥洒。苏东坡只将个人情感的宣泄,分布在线条点画变化之间,浑然天成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

“自我来黄州”,首句虽平常,却是繁华剥蚀之后的一种淡定。“自”字歪小,仿佛苏东坡被贬黄州,起步跌跌撞撞。“我”字略有放松,“来”字不慌不忙,说明愈走愈自然从容。而后面的“来”字,气势汹汹,足见雨势的凶猛。接着是“花”与“泥”,相互照应,表现了苏轼命运之变迁,由花入泥,自高峰跌入谷底。“但见乌衔纸”那个“纸”字的竖笔,拉得很长很长,随性夸张,似音乐高潮,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